



叙

六藝之致一也。藝雖小道，古君子用力於此者，亦因名致其極焉。蓋文章之為用，必假乎書之，為徵期合乎道。朱子謂叔季則蓋取好，則惑大儒之論，滅近乎藝術之流也。金壇

王太史翰林以能書知名一時聞今四
五十年其遺墨人爭寶之弗敢佚題
跋數卷太史經臨摹之餘稍白於
其所得者太史之於書可謂極其致
矣夫太史遭際

清時出入

禁近優游翰墨不以玉堂天尺為榮
不以飛沙桓楹為苦神融墨暢手和
筆調其於古人殆所謂以神遇不以
迹遇者與夫與世浮沉不自樹立其收
名豈能必後世之傳哉吾竊歎太
史之精以善名楨也願吾核其題跋

子忠孝節義具以滴淋及後生之而
亦間有之以證史氏之謬後者去史
豈徒崢嶸於金石已哉讀其文以抑
又可得之于筆墨之外也已先是太
史有竹雲題跋四卷吾友吳興沈君
某舟手書錢司馬壽泉梓其後

陳君映之復得虛舟題跋十卷而缺
其前三卷閩川楊君竹坡復乞某舟
手書合錢本共鏤板傳世又四年映之
更訪得前二卷於吳門嗜學之壬會
某舟東閩川竹坡何之書之而補梓
于後於是太史之題跋得裒然成完

畫而諸君子之有力于太史亦不可謂
北相感之深也夫畫之於道微矣然
自孝謹迄元明工畫之士莫不憔悴
其願力而殫精其心思而後能出入乎
古人而自淑其家數蓋以此為業
未有不以勞苦而得者也夫史嘗自

言嘗運思落筆時雖疾雷破柱猛
虎鬪奔亦弗及覺然則所謂池水盡
黑亦有入山十年不出者豈欺我邪
某舟及映之俱苦心字學而力模君史
者竹坡亦與兩人注復議論不倦讀
太史之畫其亦有得乎太史之言否

也

乾隆三十九年冬十月高河朱辰應
拜手謹序



虛舟題跋原卷目次
卷一

商比干墓銅盤銘

夏大禹南岳岫嶽碑

周穆王壇山石刻

周宣王石鼓文

周吳季札墓碑

秦詛楚文

詛楚文集考

秦李斯嶧山碑

漢魯相為孔廟置百石卒史碑

卷二

漢魯相韓勅孔廟碑

卷三

漢魯相史晨祀孔廟二碑

漢尹宙碑

漢車騎將軍鄧騭討羌竹簡

漢嵩山太室石闕銘

漢開母廟石闕銘

漢嵩山少室石闕銘

漢夏承碑

漢韓仁碑

漢曹全碑

六朝兩儀鏡

虛舟題跋原卷一

王翦林先生著

吳興陳

焯映之

校訂

秀州楊

建立三

商比干墓銅盤銘

周書武成篇武王克商封比干之墓水經注云
朝歌縣北牧野有比干冢一統志云墓在衛城
北十五里即武王所封薛尚功鐘鼎款識云唐
開元中偃師縣土人耕地得此盤篆文甚奇古

則比干墓與銅盤皆在河南也及閔張邦基墨
莊漫錄云政和間朝廷求三代鼎彝器程唐為
陝西提點茶馬李朝孺為陝西轉運遣人於鳳
翔府破商比干墓得銅盤徑二尺餘中有款識
一十六字又得玉片四十三枚長三寸許上圓
而銳下濶而方厚半指玉色明瑩以盤獻之於
朝玉留秦州軍資庫道君皇帝曰前代忠賢之
墓安得發掘乃罷朝孺退出其盤其玉久在秦

庫近年王庶知秦州日取之而去墨莊漫錄所
記與薛氏不同據墨莊漫錄言似乎可信然商
都河南北比干決無葬鳳翔之理此得自鳳翔者
不知何代時物決非比干墓銘意當時李朝孺
等以得此古物欲神其說以達於朝遂不復深
考而指為此干墓銘爾後世遂據以為此武王
封比干墓之銘果何據耶三代文字古奧此銘
殊直遂決知非武王語且其文或則釋云左林

右泉前岡後道萬世之靈于焉是寶或則釋云
左林右泉後岡前道萬世之藏茲焉是保彼此
互異究竟不可識別雖有博雅君子可據何者
是與余以其字特奇古故論而存之如此
岫嶠山碑銅盤銘自是無上太古奇跡目為偽
者非也但書特奇古不可通識釋之者以今人
文字強名古人安得有一字是處不如疑以存
疑不一字強為之釋猶存古人真面目也往在

都得土岳肩有銘字二細瘦奇古與此銘不殊
為同門友舒太史子展借去遂燬於火未得搨
勒以傳至今邑邑

夏大禹南岳岫嶠碑

盛宏之荊州記云南岳周迴數百里昔禹登而
祭之因夢元夷使者遂獲金檢玉字之書徐靈
期南嶽記云夏禹導水通瀆刻石書名山之高
王象之輿地紀勝云禹碑在岫嶠峰又傳在衡

山縣密雲峰昔樵夫曾見之自後無有見者宋
嘉定中蜀士因樵夫引至其所以紙打其碑七
十二字刻於夔門觀中明楊升菴云近張季文
僉憲自長沙得之云是宋嘉定中何致子一刻
於岳麓書院者凡七十七字輿地紀勝云七十
二字誤也唐劉禹錫寄呂衡州詩云傳聞祝融
峰上有神禹銘古石琅玕姿祕文龍虎形韓退
之詩岫嶁山尖神禹碑字青石赤形模奇科斗

卷身薤倒披鸞飄鳳泊挈虎螭事嚴跡祕鬼莫
窺道人獨上偶見之我來咨嗟涕漣漉千搜萬
索何處有森森獨樹猿猱悲則是劉韓二公皆
未之見也唯崔融云於鑠大禹顯允天德龍畫
傍分螺書匾刻則似曾親見之者然碑文字體
脩長所謂螺書匾刻與元本不合究未為親見
此碑者宋朱晦翁張南軒遊南岳尋訪不獲竟
云衡山實無此碑後晦翁作韓文考異遂謂退

之詩為傳聞之誤大段禹由岷山導江歷湖入
海過南岳登祭刻石理所應有而地既幽絕跡
復茫昧龍文祕跡鬼物呵護故樵夫牧子偶或
見之有意尋訪竟屬茫昧何致一而摸究竟未
知確否後來再四傳刻愈遠而愈失真更何從
定其是非耶明楊升菴釋文云承帝曰嗟翼輔
佐卿洲渚與登鳥獸之門參身洪流而明發爾
興久旅忘家宿岳麓庭知營形折心罔弗辰往

求平定華嶽泰衡宗疏事衷勞餘伸裡鬱塞昏
從南瀆衍亨衣制食備萬國其寧窺舞永奔凡
七十七字此何所據耶顧炎武謂其字奇而不
合法語奇而不中倫韻奇而不合古猶以釋文
為可信未為探本之論也余為之定其說曰禹
碑茫昧既無從定其有無字跡荒奇更何能識
其然否要當疑以存疑不必強為之說斯得之
矣

唐丹巽岡原卷一
為釋文者自楊升菴後又有沈鑑楊時喬杜壹
郎瑛四家皆依約升菴之旨間以己意妄為注
釋近有好事者復從而刻之究竟上古神跡豈
遠奇祕學者但當存其字而不必強識其文以
意強識不能得其是非反增一重障闕不知而
作殊無取也

周穆王壇山石刻

穆天子傳云穆天子登贊皇以望臨城置壇此

山遂以為名在今真定府贊皇縣南一十五里
山上石刻吉日癸巳四字傳是穆天子筆癸巳
志其日也筆力瘦勁有劍拔弩張之勢晉衛夫
人謂李斯見穆王書七日興歎蓋即此也宋仁
宗皇祐四年九月尚書宋祁自亳社之鎮陽遣
人求取此字郡守王君使人尋訪得之巖石之
上州將劉莊因鑿取以歸龕置廳事壁間宋吳
興施宿謂舊石以政和五年取入內府則今所

存者乃皇祐五年樞軍事李中祐所別刻本也
歐陽公集古錄謂宋公祁在鎮陽嘗模此字今
按李中祐記則摹石者乃李中祐非宋祁亦在
皇祐中非慶歷也又顧炎武金石文字記謂石
今移置儒學戟門西壁乃中祐所刻石非原石
也小篆作於秦相李斯此四字全是小篆不應
穆王時已先有之故趙明誠金石錄以為疑然
岐陽石鼓作於周宣王時距穆不遠亦已多用

小篆於壇山石刻又何疑乎曩於泉南秦太史
齋閣見其所藏舊本謂是穆天子舊刻雍正辛
亥春過吳門訪友人蔣繡谷出一紙見示吉日
癸巳正與秦同而前有李中祐記記石正平而
吉日癸巳四字石多鑿損始知向時所見乃是
李本不復可得矣明都穆金薤琳瑯謂宋學士
濂嘗摸其字重刻浦陽山房仍自為跋考據精
當惜末由見俟異日訪之

為人可名至此
如

若身亦此
所身以石通
字字之人

周宣王石鼓文

石鼓今在北京順天府國學大成門內癸丑春
榻得九紙昔傳有十今亡其一也石形似鼓而
週刻其文相傳為史籀書嚴正銛利道朴而有
逸氣為大篆之祖竇泉所謂遠則虹伸結絡邇
則瓊樹離披百哉言也惜其歲久剝落至唐始
顯韋蘇州韓昌黎皆以為周宣王時物無疑余
在秦中所得周彝商鼎其款識銘篆尤屬精嚴

工緻皆與石鼓文為近

周吳季札墓碑

碑在今丹陽縣南門外延陵鎮季子廟中廟去
鎮九里故俗呼季子廟為九里越絕書曰毘陵
上湖中冢者延陵季子冢也古名延陵虛即其
地也碑以唐大歷十四年潤州刺史蕭定重刻
於石下有吳郡大理司直張從申跋畧云夫子
篆季子之墓凡十字歷代綿遠其文殘缺元宗

勅毅仲容摸搨其本尚傳今重刊於石丹陽南
門外驛前江陰季子廟亦皆有刻然不及九里
本遠甚此十字世傳以為孔子書故淵明季札
贊有夫子辰心爰詔作銘之句張燕公謝碑額
表亦有孔篆季札之墳秦存展季之壠之語而
李陽冰學嶧山碑得此而後變化也按元吾邱
衍學古編曰古法帖心云烏呼有吳君子而已
篆法敦古似乎可信今此碑妄增延陵之墓四

字除之字外三字是漢人方篆不與前六字合
且音君字作季字漢器蜀郡洗郡字左半心與
此君字同用此法也以季字音顯見其繆據此
則此十字必非孔子書然篆法敦古即非孔子
亦決不是漢以後人所作至淳化帖所載一十
二字乃後人因此碑縮成小字又於有吳君子
之五字外妄增七字筆力短弱其非孔子書決
矣

秦詛楚文

按詛文曰昔我先君穆公及楚成王實戮力同心
絆以婚姻衿以齊盟按史記年表秦繆公之
立當楚成王十三年其時秦與楚並未見有會
盟婚姻之事所謂戮力同心者蓋無可考又云
背十八世之詛盟秦自穆公至惠文君為十八
世當楚威王懷王之時威王之立先惠文二年
凡十一年而卒終威王之世未嘗有事於秦及

懷王立張儀始相秦而興兵搆怨於楚則此詛
正為懷王也懷王六年秦使張儀與楚齊魏會
盟齧桑十一年李兌約六國伐秦懷王為從長
至函谷關秦出兵擊之六國皆引而歸所謂率
諸侯之兵以臨加我者也史記謂蘇秦約六國
伐秦時蘇秦已死戰國策云李兌約六國當以
國策為正十六年秦使張儀以商於地六百里
誑楚使絕齊及楚與齊絕使一將西受地秦倍

約不與所謂求取我邊城新郢及郟我不敢曰
可是也懷王既受秦誑乃發兵擊秦敗於丹陽
秦取楚漢中郡又悉國兵擊秦大敗於藍田所
謂今又悉興其衆以逼我邊境者是也玩今又
悉興其衆云云則此誑正在懷王與秦戰藍田
時當是時楚雖數敗然能合諸侯以抗秦者惟
楚而已故以計誑楚不已又誑盟於明神以質
之及楚既敗又分漢中地以與楚平秦之畏楚

蓋已甚矣然誑楚之舉秦則無禮及誑之於神
乃深沒其文而矯舉以祭夫神者聰明正直而
壹者也楚可誑神可誑乎誑楚之舉與誑楚等
耳董廣川謂秦之誑楚為頃襄按頃襄之立在
秦昭襄九年秦自穆公迄於昭襄歷世二十與
十八世之語不合若以為楚之十八世楚自成
王歷十八世為頃襄雖合一十八世之語然此
為秦誑楚之文自當以秦為正又况是時秦大

唐書卷一百一
敗楚於武關未幾楚遂失郢保於陳城楚於是
不復能振秦更何所畏而詛之哉廣川之言殆
未足據

又王順伯云詛楚文有三皆出於近世初得告
巫咸文於鳳翔東坡鳳翔八觀詩嘗紀其事舊
在府廨徽皇取歸御府次得告大沉久湫文於
渭時蔡挺帥平涼攜之以歸在南京蔡氏寂後
得告亞駝文於洛在洛陽劉忱家其詞則一惟

質於神者隨號而異巫咸在解州鹽池西南久
湫在安定郡即朝那湫也久讀作故亞駝即呼
沱河亞王存又以為烏顧野王考其地在靈邱
竹書紀年穆公十一年取靈邱故呼沱自穆公
以來為秦境也時郃馨徧走羣望想不心三所
今見於世者止此耳

或以楚王無熊相按世家懷王名槐槐與相皆
從木當是傳寫偶誤又世家作槐而年表又作

魏既可以槐為魏又何不可以相為槐乎恐當以詛文為正

詛楚文集考

又秦嗣王有通殷用吉玉宣璧
爾雅璧六寸謂之瑄肉倍好謂之
璧吉璧宣璧蓋取吉玉為瑄璧也
使使其宗祝郤
蓬布慙慙忠告于不顯大沈久湫
周不顯毛注甚顯也朱子安定朝
故大沈故湫地志以為在安定朝
不顯大沈故湫地志以為在安定朝
不顯大沈故湫地志以為在安定朝

解州鹽池西南亞同鳥亞馳昂呼沱河顧野王
考其地在靈公邱竹書紀年穆公十一年取靈邱
則字為秦穆公也呂底楚王熊相之多臯字古熊相
史記作熊槐當由昔我先君肅公穆字及楚成
傳寫誤臯古罪字昔我君肅公穆字及楚成
王是繆力同心繆讀作寔兩邦磐壘壘古壹字
絆以散散婚娶即衿以齊盟曰桀萬子孫毋相
為不利古桀即億通教印大沈久湫而質焉文親
印即仰字或作印誤巫今楚王熊相康回無通
咸亞馳皆有不顯二字今楚王熊相康回無通
康回讀作庸淫失甚亂甚讀作耽宣麥斃從古
回通即道字

後字從變輸盟刺輸讀作內之剔魏虐不姑
 即縱字魏古暴字姑形戮孕殺婦字即幽刺殺
 文則字馳並作辜文戒拘圍其叔父寘者寘室積棺之中諸古通
 外之剔冒改久心今忽渝盟是改其故心也
 不畏皇天上帝及大沈久湫之先劉威神劉通
 而兼佰十八世之詛盟至惠即倍字秦自穆公烈
 者侯之兵以臨加我從史記懷王十一為十八世率
 為從長至函谷關秦欲剋伐我社稷伐成我百
 出兵擊之皆引而歸欲剋伐我

牧姓即求茂灋皇天上帝及不顯大沈久湫之

郵以圭王義牲述取倍邊城新郢及郝長殺倍

不設日可義即犧倍古我字一地六百里

使與齊絕懷王信之及既與齊今又悉興其衆

張矜恚怒作恚音府文臆字飾甲底兵奮士盛師

臣偏倍邊竟作竟讀將欲復其脫蹟穆一作凶當是

懷王十七年憤張儀誑已乃恚唯是秦邦之羸

衆敵駘輻輸棧輿羸即羸字輻讀作禮使介老

左子頁成原卷一
 古

將之以自救也使將皆去聲也言非戎器之備也介老謂一及秦權鞞非將率衆才也秦自謂已言不飾甲底兵以先伐楚也敝器自救而巳也言不飾甲底兵以先伐楚也曰禮使長者明擊楚興師之不敢飾甲底兵以先伐楚也屈自又攻楚漢中取地六百里上帝受字及大沈久湫之幾靈德賜声劑楚師声篆文克劑巫咸且復略我邊城懷秦王既敗藍本本作移古制字復與楚從親和楚漢殷數楚王熊相之侶盟犯詛中復與楚從親和楚漢著者石章以盟大神之威神

秦李斯嶧山碑

史記始皇本紀載始皇所刻石頌秦德者凡七
二十八年首嶧山次泰山次琅邪臺二十九年
首之罘次之罘東觀三十二年刻碣石門三十
七年刻石會稽自泰山至會稽其辭皆載惟嶧
山刻辭不著但云始皇東行郡縣上鄒嶧山立
石與魯諸儒議刻石頌秦德故歐陽公集古錄
以為疑然其詞高古與泰山以後六刻正同篆

筆蠲匾之定非李斯不能作無可疑也唐封演
聞見記後魏太武帝登山使人排倒之太武帝
拓拔燾也關中郭允伯誤為曹操又謂索虜拓
拔燾亦使排倒一事誤作兩人謬妄可笑又見
聞記謂此碑雖為太武排倒然猶歷代摸拓以
為楷則邑人疲於供命聚薪其下因野火焚之
由是殘闕不全邑宰復別刻一石以應求者於
是嶧山碑始有新舊二本而杜少陵謂嶧山之

碑野火焚棗木傳刻肥失真則邑宰別刻之後
又有棗木本而嶧山碑凡三刻矣宋淳化四年
太常博士鄭文寶以徐鉉摸本刻石長安國子
學千載絕跡頓還舊觀於是競相傳刻世間凡
有七本見於楊士奇東里續集及都穆金薤琳
瑯余所見僅鄭文寶長安本及李處巽應天府
本二刻而以長安本為最近見毘陵汪氏宋搨
精本特輟寢食摸之未知於李丞相如何或亦

可追隨徐常侍也

史記二世元年春東行郡縣李斯從到碣石並
海南至會稽盡刻始皇所立刻石石旁著大臣
從者名則碑辭始皇時所刻後詔則二世時所
刻先後不同時故書法大小各異要之辭與翰
皆李斯筆也原碑二世詔在始皇刻辭之旁鄭
文寶乃牽連刻之世人不察遂皆以為始皇所
刻誤也

始皇嶧山石刻在二十八年而碑辭有廿有六
年上薦高號之語與史不同按始皇紀始皇二
十六年初并天下議帝號稱成功號曰皇帝故
曰廿有六年上薦高號也至廿八年乃東行郡
縣上鄒嶧山而立石焉上鄒嶧山為始皇東巡
之始立石嶧山為始皇立石之始而史獨不載
其辭不可解也

余與華生澱山論此碑云小篆開自李斯省大

篆之繁縟以趨簡易三代以來風氣至此一變
後來李陽冰祖述斯法更就流動遽不及斯遠
甚蓋李斯筆法敦古於簡易中正有渾樸之氣
不許人以輕心掉之至陽冰則體柔而用圓便
覺去人為近學之容易後來徐鉉夢英皆本陽
冰所以日趨而下陽冰之不及李斯正猶李斯
之不及史籀石鼓文天動神隨無意求工自成
結構至李斯則排比有跡矣此皆天運所關非

人力所能為也

漢魯相為孔廟置百石卒史碑

漢孔廟碑傳於世者於今有三一乙瑛二韓勅
三史晨皆魯相也漢有天下四百餘年承秦之
敝蔑棄經籍毀薄儒生及其末流乃斤斤於孔
廟祀事不數十年卒底滅亡非崇聖道之過不
早理其本至於國勢垂盡乃始翻然悔悟為此
迂遠不急之務則已真矣且是舉也不出自朝

廷而皆出自魯相相則賢矣如國計何夫以孔子大聖則象乾坤為漢制作漢有天下至四百餘年尚且守廟乏人祭無禮器祠無常費及魯相請置僅乃得之且元嘉三年已可魯相請出王家錢給大酒值矣曾未二十年仍復廢弛建寧二年史晨又請名為尊禮孔子實則誠心不固旋舉旋廢則此數事直具文耳具文何益焉得不究於止也哉

三碑乙瑛雄古韓勅變化史晨嚴謹皆漢隸極則學漢隸者須始史晨以正其趨中之乙瑛以究其大極之筆勅以盡其變隸而至於韓勅銳如削鐵瘦若縮鍼有前一筆不知後筆如何下落有上一字不知下字如何結構自有書法以來變化之妙無有及者唯鍾太傅賀捷表為略得其意然不始於史晨擴以乙瑛莫有能測其津涯者余故特舉此三碑為書家楷則

此碑蓋魯相平請以孔和為百石卒史已得請受職矣追其所由原於乙瑛之請蓋當時雖已可其請而尚未除吏天子旋即改元乙瑛旋亦改秩故魯相平特踵乙瑛而申請之其曰前相瑛者明以孔和為百石卒史非瑛事也平猶不言姓者平主於請置百石卒史故他人皆稱姓皆有讚語平猶例不稱姓也永興元年即是元嘉三年六月去三月中間才兩月耳乙瑛前事

未竟故平特復終之非有乙瑛之請則百石卒史不可得置故詳叙乙瑛之事以為其功皆本乙瑛也未段又補叙麟庶請置百石卒史明乙瑛之請又本麟庶并附載令鮑叠造作百石吏舍然後百石卒史事首尾完竟耳

每見近日文移奏牘一事必再三繁複至於連篇累帙而不休竊惟何不省簡乃浪費筆墨如此今觀此碑乃知漢時其體便爾百石卒史一

虛舟題跋原卷一
事凡四五言之不嫌複沓然叙來自覺簡古可
誦不似近日都成吏胥聲口

司徒公兩行二十四字原碑在秦雒陽宮下以
碑此處稍有隙地故隨處附記實則文義未竟
今移置書到言下覺都元敬楊用脩錄全文而
竟脫落為魯莽耳

虛舟題跋原卷一

虛舟題跋原卷二

王箬林先生著

漢魯相韓勅孔廟碑

韓明府於聖廟凡有兩碑一立於永壽二年一
立於永壽三年此其前碑也前碑在聖廟同文
門右後碑在聖廟同文門左康熙二十有五年
十一月

吳興陳

焯映之

校訂

秀州楊

建立三

聖祖仁皇帝幸闕里由奎閣西偏門出至同文門於右首觀百石卒史碑次觀韓勅前碑於左首觀史晨祀廟碑次觀韓勅後碑則康熙二十三年韓勅兩碑具在也三十年前鄭谷口尚手搨一本以遺朱竹垞不知何時遂毀鄭芷畦再四訪求竟不可得矣惜哉

韓明府於聖廟其功有二一為復孔親二族繇發一為脩孔子宅廟禮器集古錄作脩孔子廟

器表天下碑錄作復顏氏繇發碑皆得半之見惟金石錄作韓勅孔子廟碑不主一事乃為得之碑本無額今題名定著從金石錄增書漢魯相韓勅增脩孔子廟前碑十二字以正其名謂之增者造立禮器前世未有勅始增之復孔親二族繇發亦前世未有者也脩飾宅廟則前所故有勅特脩之耳謂之前碑者明有後碑也繇辨云碑文一十三行行三十六字第八行皇

戲皇字高出一格碑末題名三行行三人後有碑陰一十七行又有數人附其下參錯不齊凡六十有二人碑之兩側各有題名凡三十有三人碑以漢桓帝永壽二年丙申九月五日立按爾雅歲在申曰涖灘歟即灘也霜月之靈霜降為九月節也皇極之日洪範五皇極五日為皇極日也洪容齋隨筆謂月之五日皆可稱端午亦

皇極之義也

范史百官志皇子封王其郡為國每置傅一人相一人光武建武二年封北海靖王興為魯王此魯之所以有丞相也漢初其官職傅為太傅相為丞相至景帝時吳楚七國反遂改丞相但曰相太傅但曰傅此魯之所以不稱丞相而但曰相也
顏育孔寶顏下闕一字育下闕半字余以陳古

白精搨本校之育下孔字猶存左半按家語聖
母顏氏名徵在故云顏育孔寶也

聖如孔子而曰近聖是何言語當是處東漢之
末流媚悅成俗所以褒崇其君者無所不至以
孔子為近聖意蓋謂漢帝為大聖也史晨祀孔
廟奏銘云素王稽古德亞皇代亦是此意

此碑文特古與繇釋謂其雜用識緯不可盡通
金薤琳瑯謂漢自光武以赤伏符即皇帝位篤

好圖讖臣下則而效之流弊滋廣往往恠誕荒
忽不經之甚是則固然然吾謂此義不始光武
商乙啓契周跡啓棄自古聖人往往而然於光
武乎何尤

并官氏聖妃按家語孔子年十九娶于宋之开
官氏本注开古其字又姓也或誤作开碑書作
并繇法小變耳繇辨以為家語作并官氏與此
碑同而以作开者為誤今家語正作开以并為

觀書不多未
易輕駁前人

正者繇辨誤耳聖妃者聖配也繇釋云以妃為配按古者妃為女子通稱漢曹全碑大女桃斐斐即妃字魏書刑法志河陰縣民張智壽妹容妃則知妃字正不必讀作配也
按开字雖繇法有變不應書作并字今家語亦正作并姓譜列并官氏于去聲敬韻引先賢傳亦正作并官氏至开官二字各書俱無可考惟字典載之亦不言出何書碑陰有开輝其人者

开不作并

復顏氏并官氏里中繇發以尊孔心鄭芷畦云繇本作徭史記高祖本紀高祖嘗繇咸陽應劭注繇俊也發者禮王制有發則大司徒教士以軍甲疏謂軍旅以發士卒也繇辨云發當屬下句便不成語又碑明有繇字金薤琳瑯誤以為闕
食粮已于沙邱闕里志秦始皇發孔子墓既啓

見冢壁石刻文云秦始皇何彊梁開吾戶據吾
林飲吾漿啜吾堂餐吾飯以為糧張吾弓射東
墻前至沙邱當滅亡愚謂此蓋後人見碑有食
糧亡于沙邱之語漫衍其旨偽為此語以惑人
而昧者不察遂據以為信耳此亦當是識緯不
經之語詞既平直不古義復鄙瑣不堪豈有大
聖人而為此小道者乎

雷洗觴觚爵庶杓榼籩杓禁壺者釋釋云以雷

為壘杓為俎榼為豆也庶者趙氏謂以形名之
青州近獲一器全為伏庶形是也杓釋釋云音
凡木名皮可為索釋釋云釋釋蓋據集韻釋之
杓與籩禁壺並列皆勅所造禮器杓可為索非
禮器也博雅盃也集韻杓音凡或作盃盃
與杓同音或是借盃為盃也此碑借用字甚多
如壘為雷璉為輦之類多是禁禮器士大夫於
禁如今之方案壺字與上下文符觚與汚協韻

當是壺字

連彊之思連音綽說文遠也彊即彌久也成陽靈臺碑廣漢王君石路碑防東尉司馬季德碑俱作彌言諸君義韓明府名德欲為文立石垂久遠也

碑文四言為句獨首句五言而以皇字高出一格或謂戲字作歎義之辭非是戲即伏羲之義謂伏羲承天畫兼卦而啓孔氏之著作也鍾繇受

禪碑亦有皇戲之質堯舜之姿語皇下金薤琳瑯又謂闕一字今碑戲字現存都氏誤也又以侯知真金薤琳瑯又謂真字闕今碑明有真字么都氏誤大抵都元敬當時既未嘗親至碑下又未得見完整全文徒就舊搨裝成本從而錄之故不免多誤耳

顏育空桑釋云呂氏春秋言有佻氏女探得小兒於空桑是為伊尹蓋託之神物與履按吞

此條甚足

躬同或曰空桑地名也此云聖母顏氏育于空桑不经之甚愚按漢末崇尚讖緯韓君既知尊孔子而以不经語贊之其侮聖人亦已甚矣以什言教什字絕似升字陳香泉金石遺文錄云漢隸字原什字收入四十五厚作斗白石神君碑粟什五泉什字正如此胡輦器用繇釋云胡輦者瑚璉也周禮大司徒鄉師大軍旅會同正治其徒役與其輦輦注夏

后氏二十人而輦設十八人而輦周十五人而輦故書輦作連鄭司農云連讀為輦禮記明堂位夏后氏之四連釋文連本又作璉璉連輦三字古通用

出誠造造下闕一字華十五澱山云當是夏字詩秦風於我乎夏屋渠渠夏大也渠渠言無所不具也言韓明府出誠脩飾孔廟制造既極宏壯增修禮器又無不備具猶秦之夏屋渠渠也

夏更字

此文不必以說補矣

夏與下文工不爭賈韻正相叶今碑字雖模糊然猶彷彿可見水通注通下又糝糊一字按陳古白舊榻本通下知是國字左半猶存言玄汚之水無不宣抒通國皆流注無窒塞也年壽即眉壽年眉音同故通用也

漢人作字皆有生趣此碑意在有無之間趣出法象之外有整齊處有不整齊處如下字乃字桑字之添改紫字絕字之行草尤覺天真爛然

生氣橫出此皆前古所未有而今始開創之遂

已啓褚公雁塔聖教序顏公宗廣平等碑之先

出誠造下諦視石本乃是更字此數句上下俱無韻意造更者即更造也

木字偏旁篆作木隸作木或作木未有作木者

作木只此一碑竟與神不之不無甚分別但不

字首作小畫此則作點為小異耳婁機漢隸字

原皆譌作木右正文

此九人書于正文之後分三列每列三人韓明

府主於脩飭聖廟故首揭之且稱名及字不與
衆人等以見褒美之意餘皆出泉褒事者故各
紀其爵里名字與出泉數以著其義以其出泉
有先後故隨地勒紀也

勅說文勞也從力來洛代切敕誠也重地曰敕
從文束讀作恥力切兩字本不相通然經典相
承皆以勅為敕易噬嗑先王以明罰勅法書臯
陶謨勅我五典益稷勅天之命康誥惟民其勅

此係是

楸和多士勅殷命終于帝詩楚茨既匡既勅皆
以勅為敕隸辨云敕者上命下之辭自漢以來
官長行之掾屬祖父行之子孫皆曰敕漢史晨
碑又勅瀆井復民漢書陳咸傳公移勅書而孫
寶之告督郵范史多用勅字蓋是時上下通行
本無拘也至南北朝以下則唯朝廷專之而臣
下不敢用故北齊樂陵王百年書習數字遂致
見殺韓勅本東漢人故應無忌又漢繁陽令碑

陰有程勅則知漢人以勅名者不獨一韓勅歐
公謂前世見於史傳未有名勅者故是考之未
詳也韓勅字叔節程勅字伯嚴詳其意義皆非
勞徠之勅當讀為戒敕之敕

韓勅後即書穎川長社王元君真後碑亦有道
人穎川長張字闕君直姓氏兩碑所書當是一
人其里居同其字又同雖碑字闕然知是長社
知是王元君直當是君真而釋誤書耳緣是

道人故即書韓勅下所謂異人同心者也觀其
名與字知是道人不疑也

鄭芷畦云涿郡太守樂安相之兄也省志志陵
墓魯諸王墓下注云魯恭王孫皆葬於此大墓
二十餘石獸二石人三胸臆間篆刻曰漢樂安
太守庶君然則庶姓是魯恭王後也

魯傳說見前魯相下此魯傳世起當是魯人之
姓傳名世起者非太傅之傳後左側魯傳堯子

豫乃是魯太傅其爵雖尊而無功於聖廟且出
泉之次在後故列於左側也或以魯傅名號相
同焉知此非太傅之傅按漢碑題名未有但書
其爵而不著姓者此傅世起以是會稽太守故
列碑前若果魯傅則其爵尊於會稽太守不當
列於太守下矣右碑末題名
此六十四人書於碑陰分三列每列十七人
首列增書三人而以陽樂張普繫曲成侯王嵩

下河內朱熊繫京兆劉安初下豫州從事蕃加
進繫下邳周宣光下凡二十人二列無增三列
增書八人而以孔儀父繫魯孔曜下文陽蔣元
道繫魯孔巡下文陽王逸繫魯孔憲下南陽張
光繫魯沘下雒陽王敬繫褒成侯孔建壽下魯
石子重繫魯孔朝下北海表隆繫魯劉重俊下
魯周房繫夏侯廬頭下凡二十五人左邊又有
細書山陽金鄉師耀等二人共六十四人繫辨

僅載六十二人蓋碑邊細書未經細心尋究或
搨本遺失故耳繇辨又以細書二人附於兩側
亦誤

褒成侯猶今之衍聖公也為孔子後典主聖廟
祀事范史孔僖傳世祖建武十三年封孔志為
褒成侯志卒子損嗣永元四年從封褒亭侯損
卒子曜嗣按孔和韓勅兩碑皆後永元六十餘
年從封已久不應猶仍故封今百石卒史碑載

褒成侯四時來祠韓勅碑陰載褒成侯孔建壽
仍而不改當由史誤又繇釋稱孔建壽即損之
字按損以永元四年從封即封時年少至永壽
二年亦已老矣而子曜尚未能封著於碑陰又
曜既為損子不應子列父前碑陰宜不失書其
為史誤的然無疑矣右碑陰

碑之兩側皆有題名此左側也書分三列每列
四人增書五人而以孔建壽繫薛在芳下輝世

平繫文陽公下允父治真繫魯傅亮子豫下魯
孔昭繫魯孫般下又以卞廬城子繫魯孔昭下
凡十有七人

左側首書北海傳敬謙以是師傅之尊故首列
之且繫北海郡官於魯為客也下即書令長丞
尉以是本郡官長故尊之也按范史縣萬戶以
上為令不滿為長丞各一人尉大縣二人小縣
一人碑稱時令則大縣也丞一人碑書故丞魏

令向嘗為丞今遷魏令者也尉二人以是大縣
故有左尉右尉也正與史書合

此碑題名者凡百有七人多書出泉之數唯韓
明府及時令但列爵里名氏者韓明府功最大
非僅出泉者所可並故首揭而大書之時令掌
魯一邑之政佐韓明府故亦不書出泉之數也
列之第二者敬謙爵尊非時令所可並亦以見
韓明府之功遠出時令上也

孔建壽與碑陰重見碑陰稱褒成侯此但書魯
碑陰書出泉千此又書出泉二百豈既出泉千
矣而意猶以為未盡故復出泉二百與然則孔
氏子孫之極力奉義亦可見矣

相行義史文陽公當是姓文名陽公或字陽公
者非公侯之公或言何由決其非是曰豈有為
公侯之人而復為相史者輝世平不著郡望官
位當與文陽公同里并同官者故即繫文陽公

下右碑左側

右側獨分四列每列四人而增其二以元臺繫
山陽瑕邱下蕃王狼子繫太山韋仲元下凡十
八人

瑕邱乃地名非人名按范史屬山陽郡元臺亦
當是山陽所屬之地以非邑故范史不載耳此
兩地泉少人多不能不書又不可以悉書故摠
而計之曰瑕邱九百元臺五百也

不通極矣

兩側除瑕邱元臺外其以名著者共三十有三
人合前都百有六人韓公此舉人心悅服一時
咸願出泉襄事碑末不足書於碑陰碑陰不足
書於碑側一書不已移時又增大書不已又增
細書烏乎豈不盛哉

繇釋載碑前九人碑陰六十二人而無碑側三
十三人蓋緣當時搨本流傳但有碑陰而無兩
側故也金薤琳瑯稱其家所藏本始涿郡太守

魯庶次公終河南樊文高亦似未見全本故次
第凌亂若此然則余生二公後又數百年獨得
見此全搨而精摸之不為幸與

題名百有六人孔氏十六可謂盛矣然不與韓
勅班者以是孔聖子孫謙不敢上人也亦以見
韓明府之功甚大雖聖族亦不敢與之齒也而
亦不居人後者尊孔聖也

又題名百有六人看似随手紀載然其位置前

後皆有意義韓明府大書褒異特為鄭重王元君真以是道士意特外之故居次之次西門儉不書官位亦必異人同心否亦齒德之最尊者涿郡太守下四人其爵皆尊然皆魯人故又次之故從事魯之從事也相史相主簿皆魯相屬吏也故牽連及之碑陰唯曲成侯王暘以侯封居首然名而不字則繇釋所謂爵雖醜而年尚稚者耳餘人官位不過令長督郵從事之類無

尊顯者獨孔氏有褒成侯侍郎御史以是孔姓子孫故謙居衆人之次左側書東海傅居首亦猶首列曲成侯之義次則令長丞尉本郡官也魯傳究子豫雖是尊爵亦抑居衆人之次不與東海傅伍亦抑書褒成侯諸孔之義賓主之分秩然右側唯蕃王狼子為最尊然不以居首而與安德侯相平陵令並列然書特縱橫於碑陰為絕異中外賓主之分始終秩然也

蕃王名
王名

上黨揚萬子萬字上從百下從四都氏陳氏皆
以為萬細觀陳古白榻本首無兩點中筆又不
直貫上下不知當是何字俟更詳之右碑右側
隸法以漢為極每碑各出一奇莫有同者而此
碑尤為奇絕瘦勁如鐵變化若龍一字一奇不
可端倪郭引伯稱此碑字畫之妙非筆非手古
雅無前若得之神助弗繇人造所謂星流電轉
纖踰植髮尚未足形容也吾向以褚河南書疏

陳氏
石遠
大餘

瘦勁鍊如鐵綫縮成究其本根實原於此余臨
此碑屏當一切極三年之力精意追擬僅乃完
之一筆不合輒便廢去蓋書成復易者凡五變
矣固知索解人不得然苟有合於古亦何必復
宜於今老子言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之不足
為道也嗟乎此中甘苦豈可與揣籥捫燭者道
哉

鄭芷畦云漢碑門生故吏姓名俱書碑陰此碑

於正文之後接連書之餘者書於碑左側接連
碑陰又接連碑之右側亦創見也按鄭以此碑
環而書之恐未必然當年雜記出泉人名本無
先後之次但既是一時連書斷無突然驟變之
理今碑陰與前正文九人書法略同當是書完
正面接書碑陰碑陰既完書已盡矣踰時有出
泉者又書碑之左側踰時又有出泉者又書碑
之右側碑已書徧無可書矣而出泉者紛然未

已故後隨地增記記泚一時故書亦因時各異
雖隸書法變化然觀其與時消息之妙亦可悟
書無定則已

百石卒史碑宋張稚圭據圖經謂是鍾太尉書
此碑兗州府志亦云出太尉手按魏志隸以太
和四年卒上距永興元年尚七十八年距永壽
二年亦七十四年計此時隸尚幼冲決無能書
碑之理今之談漢碑者稍前必以歸之蔡邕稍

後必以歸之鍾繇二碑正當蔡邕之時或以歸諸邕尚有可據而云鍾繇決無是理大段邕所書碑有據者唯鴻都石經繇所書碑有據者唯勸進受禪表餘皆無據不足信也已

助泉之數碑末九又八千三百碑陰六十四人二萬八千一百左側一十七人四千七百右側一十八人六千合之共四萬七千一百或以出泉之數甚少似乎儉嗇何以遽能集事如此鄭

芷畦云秦漢之際用半兩泉自孝武元狩五年上林三官初鑄五銖泉王莽改革百姓皆不便之中興仍用五銖泉終兩漢之世不廢也西京泉極重而幣輕耿壽昌以穀賤傷農建常平之議其年斛五泉泉之極重如此桓帝不從更鑄之議用五銖泉如故此時泉賈之貴賤雖不得盡知然流布人間者猶少靈帝中平三年鑄四出文泉亦五銖也其時識者竊言侈虛已甚形

象兆見此泉成必四道而出及京師亂泉果流
布四海然當宣陵永壽中泉少流布故人皆貴
重碑中人士率泉伙助至有四萬七千餘脩造
宅廟禮無不具備於是天雨降澍舉國蒙慶可
謂極天人之感應宜其刊石表銘聲垂億載者
矣

舊說謂東漢承王莽偽制人無二名按二名唯
後漢書無之漢碑多有他不具論即此一碑二

名者便數十人可知前語無據

永興元年魯相平請為聖廟置百石卒史到此
遂有守廟百石孔恢一人知相平之請為功聖
廟甚大然前所請置者孔和也曾未兩年遷易
孔恢不解何故

此碑上承斯喜下啓鍾王無法不備而不可名
一法無妙不臻而莫能窮衆妙後此唯鍾太尉
賀捷表王右軍蘭亭揚羲和黃庭內景經為能

得其不傳之妙歐虞以後各得一體而未屆精
華褚河南雖極意摹擬然具體而微畢竟一間
未達

褚河南雁塔聖教序全法此碑竟至形神畢肖
然猶覺摸擬有跡唯顏上黃庭蘭亭乃為入神
觀其形貌無一筆似者而神而明之獨見天則
此所謂自成清淨法身者與臨古至此方入神
解

漢碑有雄古者有渾勁者有方整者求其清微
變化無如此碑觀其用筆一正一偏游行自在
動合天機心思學力到此一齊無用此唯捨破
管畫破帛筆成冢研成白漸老漸熟乃始恍然
遇之口說不濟事

玩此知王知微文徵仲二公貽誤草法楷法不
淺
書到熟來自自然生變此碑無字不變魯字百字

不知多少莫有同者此豈有意於變只是熟故
善未熟便有意求變所以數變輒窮

吾以孔龢韓勅史晨三碑舉似學者以為適古
莫如孔和清超莫如韓勅肅括莫如史晨三碑
足緊漢隸其實孔和史晨二碑皆各就一偏而
詣其極唯韓勅無美不備以為清超却又適勁
以為適勁却又肅括自有公隸來莫有超妙如
此碑者則此碑實足並有孔和史晨之勝千變

時文評後

萬化而不踰矩更非孔和史晨所能盡而知而
好之者曾無一人不自老夫發之千百載後誰
復知古人有此一段奇特

此碑書有五節體凡八變碑文矜練以全力赴
之故力出字外無美不備銘文則矜意稍解清
超絕塵幾欲筆不著帛文後九人韓勅大書姓
字文如薤葉獨為矜重後八人比於銘文無復
矜意而清圓超妙動乎自然碑陰與文後八人

風韻略似而天機浮動一正一偏往往於無意之中觸處生妙至兩側而筆益縱絕矣左側踰時復作別開一境筆雖極縱而清圓超妙復縱不踰矩右側則興已垂竭但存一段清氣於空明有無之間雖不作意而功益奇增書人名或以書法各各不同為出两手細玩未然乃兩時書非兩人書斜斜整整轉見天倪即此亦可見當時神妙無方非復規矩所能程限矣

世之為隸書者多以匾濶為漢方整為唐其實漢隸何嘗不方整但於精神今古之間分優劣耳如此碑有一字可目為唐否

古人作字無不始於瘦勁後乃遷流漸歸肥碩吾嘗得安陽古布安陽二字筆瘦如鍼又嘗見大禹開山幣面四字幕二字亦筆瘦如鍼又得太公九府圜法筆亦細瘦蓋作書之始但取足以紀事而止故略存書意不求觀美而書遂以

迂謀

通神韓明府此碑全取古刀布之法不落二帝
三王以下風氣獨得古書之元此所以超出漢
人為書中無上神品也

碑字之數正文四百五十有九內闕二字碑後
題名八十有八字碑陰七百四十字內闕二字
左側一百四十八字右側一百五十五字凡一
千五百七十字統而計之凡有八變細玩則千
變萬化無所不有吾題之曰繇聖而為之贊曰

緊唯韓勅獨探書元纖踰植髮造筆軒軒如星
之流如電之騫冥心孤詣直契無言宏啓風流
為晉唐始山陰競秀褚顏繼起銀鈎鐵綫鍼在
綿裏異流同源嚼然不滓

余臨此碑凡經三年經始辛亥六月至壬子五
月五易藁矣獨其神妙之處始終未契於心九
月既望將復重臨而躉疾大作聯綿不已每欲
拈筆腕弱手戰輒便蹙然中止今年夏杪乃始

力疾完之未知果有契與否然亦已三折肱矣
雍正十一年歲在癸丑秋七月十四日成
漢繇之妙無過叔節此碑余一意凡臨七本初
時意粗筆重未或能似入後抽換既多漸次近
似此為第六本蓋其不似者厯一二耳鶴山得
此當知老人於此間曾費幾許苦心也甲寅九
月廿一日恭壽老人再書後

虛舟題跋原卷二

虛舟題跋原卷三

王翁林先生著

吳興陳

焯映之

秀州楊

建立三

校訂

漢魯相史晨祀孔廟二碑

史晨祀孔廟碑有二前碑記史晨祀孔子奏銘
後碑則詳叙到官年月與其饗祀之盛并附載
當時脩瀆治井及置守冢吏等事蓋史晨之於
孔廟其禮可謂備至不止出家穀致祭一事也

是年三月己卯
朔閏三月戊申
朔四月戊寅朔
是三月小盡

趙德甫金石錄載有史晨謁孔子冢文其略云
建寧元年三月十八日丙申又云四月十一日
戊子到官按自丙申至於戊子相去五十二日
三月十八日為丙申四月十一日不得為戊子
此間宜有閏月而後漢靈帝紀二月後不書三
月但書閏月以此碑證之則知閏月之當為三
月且為月小盡無疑也二碑之外又有謁孔子
冢文則史晨有三碑矣而又云魯相晨有两碑

何也且又稱其他文字雖完皆不可次第故其
碑目將二碑前後易置郭允伯金石史亦因之
蓋因前碑之首云建寧二年後碑之首云建寧
元年而誤也按史晨祀孔子在二年而到官則
在元年後碑乃追叙其到官之期并隳括前碑
之首而備言之本是一事而前碑禮莊故書亦
端謹後碑隨事勒石故書亦大小不倫以此而
言故當以奏銘為前碑也兩碑蓋即一石長短

方幅既同而每行之末兩碑各闕一字婁氏字原謂當是前碑之陰其說是也余故合而臨之以破從前疑誤

兩碑闕字各據金薤琳琅檢取碑中所有字補之其無者則仍闕前碑闕一字後碑闕二字後碑第三行獻之下碑文慶字尚可見而金薤琳瑯以為闕第九行流下第十一行右下各闕一字而金薤琳琅不越字俱未是今一仍舊

前碑飲酒畔宮穀辨云周公禮殿記開建畔宮任伯嗣碑脩序畔校皆以畔為泮乾以所挺按八卦坤從三釋文云坤本亦作𠄎蓋即以三而縱之耳孔和碑則象乾以魏孔羨碑崇配乾以與此略同衡方碑威肅利以堯廟碑乾以見徵則又小異孝經援神摯隸釋云即契字詩邶風死生契濶釋文云契亦作摯爾雅釋天霓為摯貳釋文云摯或作契則契摯二字古通用以共

煙祀周禮大宗伯禋祀昊天上帝鄭注禋之言
煙周人尚臭煙氣之臭聞者也則以煙為禋亦
有自汁光之精字原云即黑帝叶光紀也禮記
月令迎冬者祭黑帝叶光紀釋文云叶本又作
汁樊敏碑歲在汁洽又以協為汁史記歷書作
洽天官書作叶洽則協叶汁三字古今通用後
碑無公出享獻之慶釋云慶即薦字韓勅後
碑慶薦十里靈臺碑先慶毛血張公神碑歲聿

再慶費鳳碑上書而慶君皆以慶為薦不能得
香酒美肉釋釋云肉即肉字越絕書陳音對越
王斲竹續竹飛土逐突突心同肉顏母开舍集
韻可也作开說文云薦物之丌象形讀若箕今
以开為井盖從井小變縮其兩直之首耳

漢尹宙碑

碑在今河南鄆陵婁機漢隸字原所未載崑山
顧寧人始著於金石文字記然亦不詳其所自

出也康熙五十四年鹽城宋稚恭以九十六歲為鄆陵令搨一紙見寄完好無闕金石文字記稱豫字磨滅碑但言州辟從事本無豫字寧人誤也宙以熹平六年四月卒繇辨稱四年亦誤也字法圓厚於楷為近在漢繇中又別一格顧寧人云左傳襄公三十年有尹言多當景王之世漢書酷吏傳尹賞字子心楊氏人以右輔都尉遷執金吾卒官碑曰楊縣按楊氏縣屬鉅

鹿郡於文不當省氏字河東郡自有楊縣顧寧人以鉅鹿之鹿不當從金顧南原云廣韻言鉅鉦郡名漢書只作鹿寧人謂不當從金非也又寧人以位不福德福字為副字之誤南原云福與副同廣韻福衣一福也今作副史記龜策傳邦福重寶徐廣曰福音副其字從衣俗本史記譌作福魏上尊號奏以福四海欣戴之望副亦作福

漢人隸書每碑各自一格莫有同者大要多以
方勁古拙為尚獨尹宙碑筆法圓健於楷為近
唐人祖其法者歛之則為虞伯施擴之則為顏
清臣可見古人能事各有原本而能絕詣其極
所以獨有千古也碑在鄆陵今尚完好金石文
字記以為豫州從事豫字闕按後漢志鄆陵在
潁川郡宙始為潁川五官掾功曹後辟豫州從
事卒於官碑不言豫州者潁川為豫州刺史所

部本在畿內當時人所共知故題額不言豫州
也碑本無闕字顧蓋據已壞成本言之未嘗親
見全碑而按之地志信是豫州遂以為闕豫字
耳

漢車騎將軍鄧騭討羌竹簡

東觀餘論云近歲闕右人發地得古瓮中有東
漢時竹簡甚多皆章草書古雅可喜然往往散
亂不可考獨永初二年討羌符文字尚完按范

曄後漢書安帝紀永初元年夏先零種羌畔遣
車騎將軍鄧騭征西校尉任尚討之二年正月
騭為羌敗於異西七月戊辰詔有羌貊畔辰夙
夜克已之語十月庚寅任尚與羌戰於平襄十
一月辛酉拜騭大將軍召還則此簡所謂車騎
將軍者即鄧騭也所討畔羌者即先零也然以
紀所書日月及漢簡參考之簡云六月丁未朔
則二十日正得丙寅而戊辰乃此月二十二日

也六月末既有戊辰則七月不應復有而安帝
紀七月復有戊辰之詔蓋紀誤又按安帝紀是
年七月之後繼書閏月閏月有辛丑九月有庚
子亦當復有辛丑則是年閏當在七月據漢簡
六月丁未朔則後百二十日得兩丁未故簡又
云十月丁未正合也若據紀於七月閏則丁未
當在九月矣又與簡不合亦紀誤也又紀書永
初元年夏羌畔遣鄧騭討之二年始召還而騭

本傳云元年夏羗畔詔隲討之冬召隲班師據
紀召隲還在二年冬漢簡亦有二年之文正與
紀合傳稱元年召還亦誤也宜以簡為正

漢嵩山太室石闕銘

太室石闕銘宋歐趙洪三家皆未著錄前明崇
正丁丑虞山錢牧齋始見程孟陽所藏宋本繫
跋其後然謂至正時其石已毀今其闕巋然在
中嶽廟前則知牧齋之說非也今顧寧人金石

卷之三

文字記謂銘八行年月職官姓名共十三行顧
南原繇辨因之余以雍正九年七月得新榻一
帑於郟陽褚千峯首有篆額兩行銘八行年月
及職官姓名十行則知二顧亦未嘗親見全本
其謂共十三行者亦非也然孟陽所藏紙墨精
古信是舊榻而剝食殆盡今余所得乃是新本
且的是一石而字之存者十得八九蓋不可解
又可知顧氏之云剝食殆半者亦非也余生後

兩行後為有下
泐缺耳

泐下一字為有下
泐不誤

歐趙數百年歐趙所未見者余乃得見又前人
皆未得其全余乃得之不為幸歟

篆額兩行中嶽秦室陽城六字陽文銘八行曰

顧寧人金石文字記為作日惟中□□□此闕

三字顧誤作二崇高神君冢二字疑□□岱顧

誤作休人闕半字純春生□□二字顧作勿物

今闕□寸起雲潤施源流□闕左上半□□宣

竝天顧云竝天替天也古人省文四海莫不蒙

恩聖朝肅敬眾庶所尊□誠奉祀顧誤作起戰

慄盡勤以□功德刻石紀文垂顯□異以傳後

賢凡十八句并首兩字凡七十四字年月及職

官姓名十九行元初五年四月東漢安帝十二

陽城□長左馮翊□顛顛作年呂常始造作此石

闕時□□□□詳未穎穎字可川太守京兆杜陵

朱□丞□□□□以嘗疑疑字可監□府□□

□□□□□□□□□□□□□□□□□□□□

蓋丹題跋原卷三
九

□□□吏□□□鄉三老嚴壽□□□佐石
 副丞疑字可崇高亭長蘇重時監之陽□千陵亭
 部陽陵格王□功副□鄉王文□潘□□□□
 之共□□□□□□□陽□□□君□□□□
 □□□□□人馬□□□□□□□人者左半闕
 □□□□□□□□□□□□□□□□□□□
 字不全者二剝蝕者八十許字存未行少下尚有尚存八十
 頌以為多漫滅不可識亦是依稀料度語又此

碑每作波法皆雙勾尤漢碑所僅見者不可不
 詳識之也
非雙勾也乃按佛極寬之而致此忘碑中二

漢開母廟石闕銘

開母廟夏啓母廟也漢避景帝諱故改啓為開
 碑建於漢安帝巡光二年與少室石闕同時凡
 三十二行前題名十行銘十二行紀年一行後
 銘十一行此與少室石闕字皆小篆
 前題名十行行七字唯第三行六字共六十九

字內模糊七字無上層故無闕文其文曰□□
□開母廟□□神道闕時太守□□朱寵丞零
陵泉陵薛政五官椽陰林戶曹史夏效監椽陳
脩長西河園陽馮寶丞漢陽翼祕後廷椽趙穆
戶曹史張詩將作椽嚴壽佐左福

題名之後有界道上下通界道之後為銘文銘
有上層通前後銘十二行四字為句上下兩層
每層六字行共十二字下層五行後有界道舊

失上層今上層又得四字每行存十字模糊二
字共一百四十四字內模糊四十七字其文曰

□□□□_上□□_下□□_右□□_左□□_闕百川栢絲彌遂□□□

原洪泉浩浩下民震驚□□□功疏河寫玄九

山甄旅□□□文□納_{此字右闕}山辛癸

之間□□□又寔勤斯民同心濟□□□□

杞繪_{疑即}替又遭亂秦□□□身於

茲馮神彌彼飛雉□□□庭原祥符瑞靈支與

通挺生□□□化陰陽穆清興雲降雨□□□
 □守□不歌性比乾坤□□□栢□我君千
 秋萬祀□□□□碣銘功昭眡後昆
 銘後紀年一行文曰延光二年延上模糊四字
 年下空二字為後銘重曰二字行凡六字
 後銘文凡十一行九行之後有界道上下通九
 行之前上層止存兩字模糊四字九行之後則
 十二字俱全共一百三十二字六字為句內模

糊五十三字其文曰□□□□
 洋溢而溥優□□□政則文耀以消捨□
 □□□雍皇極正而降休□□□芬
 茲楸於園疇□□□木連理於羊條□
 □□□昨卿祚日新而累熹□□□
 化成來王而會朝□□□清靜九城□其脩
 治□□□□祀聖女虜山隅神□享而□
 格釐我后以萬祺祺于□樂而罔極永歷載而保

此字右
 下糝糊息

之

嵩山三石闕自宋以來談碑刻者皆未見唯頌
寧人金石文字記有之而其所得之字不及余
之多太室石闕顧僅得銘文及題名共十三行
余今所得篆額兩行銘文及題名共十八行此
闕頌僅得下層失上層余今所得并有上層字
雖未全然比之寧人可謂富矣

漢嵩山少室石闕銘

闕建於漢安帝延光二年三月與開母廟石闕
同時碑已其年而知是延光二年者以開母廟
題名考之皆同則其同為一時所立無疑也碑
後太室石闕五年題銘名同者唯嚴壽一人嚴
壽在當時為鄉三老此為將作掾上層已失將
作掾三字適在其首未必果是其官頌寧人竟
作將作掾嚴壽恐未是碑一十九行上層既亡
每行不可知其字數今據現存者首二行乃其

銘前斷闕僅存八字二句日月一行四字題名
一十六行每行四字共六十四字其文曰口叢
林芝絲日月而右八字二句銘文下空一行而
顧寧人以為闕四字蓋誤空行之下則有三月
三日郡陽城縣興治神道三行一十二字又空
一行則有君丞零陵泉陵薛政五官掾陰林戶
曹史夏效監廟掾辛述長西河園陽馮寶丞漢
陽翼秘俊廷掾趙穆戶曹史張十一行四十四

字又空一行則有詩將作掾嚴壽廟佐向猛趙
始三行十二字終焉或曰此闕唯銘前有已失
日月以後俱無闕其曰三月三日者開母廟石
闕已列迨光二年此闕蓋即同時所立故不須
復列其年也開母石闕不書日月此不書年蓋
互見也古人文字簡質如此題名以下以開母
廟題名按之官闕名姓皆同則知此以上無闕
字也以此推之此理或長於前

葉封嵩陽名刻記謂兩闕石甚蕪劣空地間雜
花文亦不工細即篆文亦未盡善按古碑石皆
麗劣不特古人質樸蓋質粗則堅剗能受風日
而可久故三代以上碑之存者皆粗石既粗則
刻自不能工然刻雖未工而字殊樸茂商彝周
鼎清廟明堂可以尋常耳目間瑣巧之物同日
語乎

漢夏承碑

字原云夏承碑在洺州州衙洺州今北直廣平
府也王秋澗則云在今廣平府學今其石已亡
不可得而考矣金石錄云此碑元祐間因治河
隄得於土壤中刻畫完好如新成化己亥秦民
悅跋云碑之下截凡一百十字年久藓食係後
人摸刻則成化間元碑下半已重刻矣至嘉靖
二十四年知府唐曜重刻於漳州書院跋云碑
因取石築城為工所毀元碑於是全亡今世所

行皆漳州本也較之元碑不惟筆法全失并字
畫之謬者三十有七至以勤約作勤紹則又謬
之最甚者矣元搨余曾見兩本一則何屺瞻太
史一則楊景西明府楊本闕字正與秦跋合則
猶是下半未補刻以前本比余至淮陰而楊本
已為吾友畢既明鈎得然終以斷闕不全為恨
及還二泉臨江刺史胡君玉筍亦有鈎本而一
百十字巍然竟完於是發意精摸一本昔江陰

此字乃君舟之祀
也原類是君
字

徐子擴雙鈎一本寄都太僕元敬元敬喜甚以
為與今本絕異余茲所臨蓋又遠出太僕上矣
碑首舊有漢北海淳于長夏承碑九字篆額今
本無之而何楊兩元本亦未搨得故余所臨竟
亦闕如也碑自臨汝帖目為蔡邕書到今曾無
異論顧南原云中郎之跡傳於今者惟石經遺
字為有據與此碑字體不類殊不足信卓哉南
原可謂老識今世所存漢碣率以歸之中郎不

知漢人隸書上承斯喜下開鍾王沉冥塊北如
夏金鑄鼎自足典型百世何必推本中郎始堪
增重乎
此碑字特奇麗有妙必臻無法不具漢隸之存
於今者唯此絕異然漢人渾樸沉勁之氣於斯
彫刻已盡學之不已便不免墮入惡道學者觀
此當知古人有此奇境却不可用此奇法

漢韓仁碑

碑建於漢靈帝熹平四年宋歐趙二公窮搜博
采可謂無所不盡獨遺此碑意當時塵埋土食
為歐趙所未及見故婁氏漢隸字原洪氏隸釋
隸續亦不之及金哀宗正大五年滎陽令李輔
之行縣始發地得之著於翰林學士趙秉文跋
然康熙間脩佩文書畫譜復又見遺頌南原
隸辨專搜漢碑不遺殘闕而亦闕如為可恠也
雍正五年余獲一本於廣陵筆法疏勁頗類婁

壽禮器等碑碑書八行下半斷裂不知每行闕
失幾字故余臨是碑於文義不屬處各空一字
以存其舊計字一百三十有四不全二字篆額
十字分兩行書長短隨字結構不規規就方整
故行間茂密和而能變玩其筆法與隸書故是
一手所作可稱雙絕也

漢曹全碑

碑書疏勒國王事與後漢書異按西域傳靈帝

建寧元年疏勒王與漢大都尉於獵中為其季
父和得所射殺和得自立為王按此則和得乃
疏勒國王季父為弒君篡位者非弒父也而碑
云弒父篡位與史不合者一也史云建寧三年
涼州刺史孟佗遣從事任涉將敦煌兵五百人
與戊己司馬曹寬西域長史張晏將焉耆龜茲
車師前後部合三萬餘人討疏勒攻楨中城四
十餘日不能下引去碑云和德面縛歸死還師

振旅與史不合者二也靈帝紀黃巾賊張角以
中平元年二月反碑云七年三月按靈帝光和
但有六年無七年其七年即是中平元年張角
以是年起兵而碑云光和七年三月張角起兵
不合者三也豈當時邊報流傳亦復不實碑僅
據流傳者書之故多誤耶抑王敞王畢等為諛
詞以媚官長故為是文飾之語以張之也是時
東漢之末朝多失政野多妄誕為此固宜乃景

完以黨錮賢人亦復不禁而甘受其諛何況其
餘又何況今日耶於乎

又史作曹寬碑作曹全史以曹寬為戊巳司馬
碑以曹全為戊部司馬史以疏勒王為和得所
射殺碑以和得為和德又史作和平元年碑作
河平元年皆記載偶誤無足深辨

六朝兩儀鏡

雍正七年十月白下張君開夫以古鏡見遺狀

如挑而長旁有邊緣鼻大寸許在緣中銳處鼻
下有楷書三行云人有十口前牛有角後牛有
口走凡一十三字不解作何語華十五澱山云
恐是甲午造三字後閱宋姚寬西溪叢語亦載
此鏡中十三字釋果如澱山之云蓋以知澱山
之解語也楷下有虎虎下有辟禍去結四篆字
旁有軒轅維法造丹藥百煉成得者身昌十四
篆字分兩行篆法圓密不類漢法又漢未有楷

此鏡定是漢以後物楷法適隋中有逸態無唐
時方整宿習絕似六朝人書與後魏張猛龍碑
及隋龍藏寺等碑心相類當是六朝時物辟禍
去結下有陰陽兩畫余定為六朝兩儀鏡其光
赫爍對日照之芒長可丈許中有圓光如彈丸
刺目灼膚不可逼視奇物也

虛舟題跋原卷三

吳郡王鳳儀鐫

庚寅年余既得虛舟題跋十卷已浼芬舟
手書而梓之合竹雲本以行然猶以未得前
三卷為憾甲午夏陳君無軒歸自楚中復
於吳門友人處得虛舟遺稿而前三卷宛
然在焉無軒因郵致余：喜不自勝乃復浼
芬舟書之以付剞劂而虛舟先生題跋於是

始獲大全矣延津之劍樂昌之鏡惟無軒實
始終以成之殆與先生有翰墨深緣者歟竹
坡楊建謹書





